

# 澳華新文苑

第1206期 (A)

## 讀蕭虹《陰之德》隨感 海曙紅

### 時間的蹄聲 (散文詩) 莊偉傑

一  
時間的達達蹄聲不息奔跑，在我們來去匆匆的路上漸行漸遠。我們無從抵禦，或者迴避。但流動的時間，是有彈性的。一旦我們自如地緊攥它的韁繩，會變得富有節律，舒緩而順暢。

二  
我們是騎馬的主人。向東或向西，朝南或朝北，方向掌握在我們的手中。在現實鋪開的路上，穿行在時空交織的座標軸上，我們起碼擁有三種指向——往前回溯，伸延到那些看不見的前塵往事；往後前瞻，行進在尚未定型的未來圖景中。在前與後的夾縫間，呈現出此在的，或屬於今天的秩序。然後守望，等待，輪迴，通往永生的道路。我們只是過客，不是歸人。路途

三  
儘管如此遙遠。我不止一次地臆想，應如何表達對時間的體味。當我已漸漸習慣於平靜淡然的生活，當一個又一個的季節拋到身後，並在內心激揚起風暴。無法停住的地步，讓我傾心於藝術中的時光。凝望大地的滄桑，仰觀蒼穹的遼闊；注視無邊的寂寞，星河沉降的聲音。鋪開稿紙，時間便在藝術中、在文字中逶迤行走。這種方式，可以驅使我們進入更為古老而悠久的地帶，或者，旋舞在曠古洪荒里與風解語，與神靈對話。

四  
面對線性的，抑或立體的空間，也許我尚未理解蹄聲的向度，更無法深刻解讀其內涵。然而，無論置身於何時何地，我

五  
只想——用一首珍重的詩歌留住激情，就像穿過大地的嗒嗒蹄聲，去連接現實與夢想構築的另一個世界。

六  
屏住氣息。傾聽。回眸。仿佛看到破碎的歷史鏡像，連同幽遠的夢境，如同打開的幻燈片，隨時變化，化身萬千。恍然頓悟：時間原來並不比空氣重。有時像陣風拂過；有時石頭般頑固。蹄聲在延續中隱約傳來，自然而然。那是屬於永恆的流動，經歷，或者存在。

蕭虹老師是澳洲華人學者，尤其是研究中國婦女問題的學者；她是悉尼大學博士，曾任教於悉尼大學中文系。說起來我們還是悉尼大學的校友呢，雖然我未趕上在課堂上親耳聆聽蕭虹老師講課，但我的書架上擺放著她的三本書，那都是在她的三個新書發佈會上獲得的。說來慚愧，我直到現在才得以靜下心來讀書，前些天讀了蕭虹老師的《陰之德》，此書於1994年由悉尼的英文出版社出版，後來再譯成中文出版。

《陰之德》是一本文集，“謝道韞——一位女名士的風範”，是書中讓我頗感興趣的一篇文章。我曾在2015年參與紐約《亂世絕響——六朝藝術》的展覽事項，對魏晉名士的藝術成就有所涉獵。眾所皆知六朝是中國歷史上的非常時代、分裂戰亂的時代；但許多人不知道，那也是個為人為藝術都追求神超形越的曠世絕代。那個時代名士風流，雖然浸著酒，帶著些癡癲，但魏晉人士向外發現了自然之美，向內發現了自己的深情，而追求著萬物之極，以藝術人生體現生命的永恆價值。蕭虹老師很早就從事研究婦女史，研究之中有她的學術特點；她博覽群書，從大量的史實篩選、考證、到細緻入微的理論與情感分析，都是從歷史的三維空間中來審視婦女。比如，她在文章中向我們展示謝道韞這位女名士的風範，告訴我們，謝道韞是怎樣從一個大時代背景中產生的。魏晉時代提倡玄學與清談，加之道家思想的興盛，促成個人主義抬頭，“自然”、“齊物”等觀念讓人少了束縛，女人也能夠比較自由地發展她們的個性和才能。蕭虹老師從婦女與客觀存在的相互關係中充分展開自己的視野和思路，和一般就事論事、就婦女論婦女的文章是不同的。

謝道韞的名字見於《晉書·列女傳》中，她生於東晉顯赫家族之一的謝氏家族，謝家出色的人物有謝鯤謝安謝玄。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長大，“可以推測，她常常與家中叔父兄弟們一起討論學問，互相辯難，或者寫詩為文，彼此傳觀品評”。謝道韞少年時就讀過《詩經》，也寫過詩；後來寫過《論語讀》，收錄於《全晉文》的《藝文類聚》中。她文思敏捷辭藻

清麗，曾在三次清談中佔過上風；也許受叔父謝安的影響，她在文學批評上也有卓越的見識。當時曾有人隱然拿謝道韞比“竹林七賢”，無疑是對她的智慧和道德作了最高的評價。

蕭虹老師在文章中旁徵博引，常常把讀者帶入另一種境地，讓人開闊視野學到新的東西。她在論述謝道韞何以為女名士時，引用了《世說新語》中東晉末王恭的一句調侃名士的話，“名士不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好象名士必須是非富即貴的有閒階級，痛飲酒則是反抗禮教放達不羈的象徵，而熟讀《離騷》得有很好的文學修養才行，“這一點我們可以引申成為文學與哲學的修養和談辯的天才”。在名士風行的六朝，謝道韞以她的才華勇氣和人格得了“女名士”這個稱號。當然，也只有“在一定的社會風氣之下，才能產生像謝道韞這樣一位女名士”。

在中國古代、在六朝時代，一個女人要達到名士標準並非易事，即使對文學哲學有高度的領悟，具備一定的才智和努力，但要用到清談上去，或在公開場合表現出來，也很難得。在中國歷史上個性主義思潮受到激賞而非受到壓抑的罕見時期中，謝道韞的“離經叛道”無疑是令人咋舌的。文章著重論述了這位才華出眾的婦女是如何由各個因素組合產生的，文中涉及她生活的歷史背景、家庭環境以及她的天賦和才識，以及博引了收錄於《全晉書》中的詩。

蕭虹老師的文章史料翔實，文筆酣暢，對謝道韞的性格作了生動的刻畫。她認為，只有在“一種較為開明的風氣下，才能產生謝道韞這樣的一個特出的女性，使我們在1500年後，仍不禁要景仰她的風範”。讀罷意猶未盡，我轉錄文中的一首詩在此，學而時習之，作為對謝道韞這位六朝女名士的風範的一種景仰。《登山》（東晉·謝道韞）：

峨峨東嶽高，秀極沖青天。  
岩中間虛宇，寂寞幽以玄。  
非工復非匠，雲構發自然。  
氣象爾何物，遂令我屢遷。  
逝將宅斯宇，可以盡天年。  
（寫於2025.3.29.）

### 巷口 陸文濤

我悲哀地望著天空  
烏雲和黑暗的歌聲  
正伴隨風雨升騰  
上帝的腳步正在悄悄遠去

我悲哀地站在屋頂  
俯視著古老而平靜的巷口  
多少歲月的靈魂  
曾經也是那樣的風華

我悲哀地望著人生  
不是沉迷於金錢就是為權力纏鬥  
在酒精和肉欲中迷失了方向

我悲哀地站在視窗  
眼是心靈的窗，窗是房屋的眼  
我不知道是站在眼裡還是窗裡

### 寂靜 子非魚

一個詞語倏然逃逸  
就像一隻守候已久的獵物  
出其不意地消失在空曠的原野  
隱藏。在掏空內臟和流盡血液的軀體裡  
然後，喘喘不安。此時月光虛無縹緲  
所有的嘈雜都變成巨大的漩窩  
注入宇宙的某個角落

許多躁動的靈魂在生與死之間  
在喧嘩與沉寂之間頻繁進出

死。是活著的唯一歸宿

只有一棵淋雨的樹不會死  
它用樹枝開始一個故事  
再用樹根抵達另一個故事的深處  
所有的結局，都皈依浩淼的汪洋

## 從“金佛手”到“紅佛手”

### ——石雕泰斗倪東方《一代天驕》賞析 方竟成

金華佛手，自古有金佛手之譽，“色現黃金界，香分白肉臍”，“黃溢泛翠合掌心，綠葉簇擁幽香滯”。然而，已故青田石雕第一人倪東方的傑作《一代天驕》，以顛覆性的變色展現了熱烈激情的紅佛手。



■倪東方《一代天驕》（倪健仁攝影）  
等閒，從而走向“一代天驕”的生命境界。

此石雕作品顯然不僅僅是為了揭示青田妙石封門金玉紅花凍的千姿百態、七彩繽紛，而是蘊含著大師的深刻思想和人文情懷。《易經》與人生的對接，核心就是“變與不變”；人生與石頭的對話，關鍵也是“不變與變”，如同珍稀無比的汝窯和羊脂玉，在陽光下會呈現出微紅的迷人變色。

大師一生奉行“好與貴”、“雕與不雕”的信念，對珍石不講貴不賤，而尊好不好，天下好石我來請。好石的最佳狀態是天人合一，天然本色，不急雕不多雕不粗雕不緩雕。

於是，《一代天驕》誕生了，是燦爛早晨照耀下神采奕奕的天之驕子，是細緻入微、刻畫如神、石魂石心的盡情傾訴，是大師惠贈人間超凡技藝的永久非遺。可以說，那是紅佛手的夢幻與真切，在向上在舒展在鼓掌在強盛……而這，與唐賈體的“佛手遮不得，人心似等閒”無奈不同，更多的是從中激發出的無限美好和自豪，牽引人們不再

倪東方（1928-2023），中國工藝美術大師、國家級非遺青田石雕代表性傳承人，世界手工藝理事會授予其“亞太地區手工藝大師”。

## 歷史是一張紙——讀桑梓的詩歌《鼓聲》懷感

布文

歷史是一張紙。  
有人用它糊成咸陽宮，然後燒了。  
李世民燒書，老百姓燒皇宮。

有時它薄如蟬翼——  
透過光，看見劊子手在擦拭刀鋒，  
而非萊們正練習下跪的弧度。

有時它厚如城牆——  
夾層里，有未冷的血，

有未拆的信，  
有一截斷指指向  
烏雲深處的證詞。

多數時候，它只是紙——  
任秦始皇畫長城，  
任孟姜女擦眼睛。

今天早上，歷史是一首流淚的詩，  
我們相擁而泣。

## 鼓聲——寫在製鼓場 桑梓

嘖嘖嘖 嘖嘖嘖  
牛皮繃的更緊 更緊  
嘖嘖嘖 嘖嘖嘖  
聲音越來越高亢激昂  
魔咒在天空瀰漫迴盪  
運動在這裡集結出發

地獄中敲出天堂的美夢  
魔鬼的翅膀扇出天使的音符

專制的牛皮繃緊再繃緊  
以革命的名義加大分貝  
緊鑼密鼓敲響密集運動  
在載歌載舞歡樂癡癡中  
一個民族踏著鼓聲的節拍  
自己套上環環災難緊箍咒  
（1984年）

習慣晝夜鼓聲的旋律  
聲聲都翻起歲月的惡夢  
鼓聲敲不醒沉睡的民族  
冬天裏敲出春天的童話

## 雪與文學

張小荷

下雪最大的好處  
就是把塵世的骯髒  
暫時地化作潔白  
就像某些人的文字

而當雪化的時候  
原來的塵世會變得更加骯髒  
而展現帶著髒雪的塵世  
更像極了，另外一些人的文字